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山西興縣

第一一四一號 ｜ 原名：抗戰日報

新書廣告

恐懼與無畏（晉綏翻印）……二〇〇〇元

在換藥試驗中成長的楊家灣小學（晉綏翻印）……二〇〇〇元

高級課本

史地二冊（中國地理）……一〇〇〇元

史地三冊（本國歷史下冊）……一〇〇〇元

算術一冊……八〇〇元

算術二冊……八〇〇元

晉綏新華書店

孝義新華書店啟事

本店爲供給新解放區文化需要，特在兌九峪鎮開設門市部，從即日起所有書報、課本，均照原價開始出售，希各界踴躍購閱，不勝歡迎。

三月二十一日

石樓四區人民要翻身
清算大地主惡霸趙恆孝
趙惡霸之子趙懷珍，身爲民主政府區長
事先壓制群衆未遂，事後又圖反抗報復

（晉綏社臨縣二十八日電）著名地主惡霸，石樓四區仁義村趙恆孝家，統治壓迫人民數十年，殘酷兇惡，魚肉鄉里，廣大羣衆無不切齒痛恨。在當地的羣衆運動開展下，四區一帶人民開始向趙家復仇清算鬥爭，現已獲得初步的勝利。

趙恆孝之父趙權成，在清朝任過團總，後來任縣財政局長、村長，前後二十餘年，依勢欺壓敲詐羣衆，花樣百出。最令人痛恨的是民國十三年強迫老百姓栽菓樹苗，規定每人兩苗，繳苗出二毛銀洋，週圍四十個村的老百姓被迫栽樹。趙死後，大兒趙恆忠和二兒趙恆孝繼承了父親的衣缽，統治欺壓羣衆，依然如故。紅軍東渡時，曾引上閻頑十九軍捉去我方七個地方幹部，區政府主席任中元等三人慘遭殺害。許二女男人給他們家攬工，趙恆忠強迫他爲兒子當了頑兵，把一年八十塊錢洋工錢也吞了。後來許二女因生活困難，充流爲乞丐。趙恆忠的兒子們大部份充任區頭的爪牙與走卒，家裏人常自豪的說：「頂子尖，環子圓，不是科長是局員。」在他們淫威下，羣衆過着暗無天日的生活。石樓獲得解放後，反奸霸的清算鬥爭似火燎原，四區德鏡河、馬家莊、王家溝三行政村羣衆一致要求向大地主惡霸趙權成家進行清算鬥爭。此時，趙恆孝則利用其子趙懷珍（我三區區長）之職位，破壞羣衆運動。去年十一月趙懷珍從四區調到三區當區長，當時三區的羣衆運動早已開始，他意識到羣衆會起來向其家進行清算，很擔心。今年一月間，回家探女人，他趁機威脅羣衆，請全村老百姓吃飯，一客氣」的接待大家。幾天後便開始找人談話，見人就說：「你可不要跟上人家瞎胡鬧，沒得食到我家裏來拿。」一個村主任說：「有人和我家算賬時，要你要照護一下，可不要說我的破話。」這話以後籠絡住一些人，鬥爭就不會發動起來了。但出乎趙懷珍的意料，當他回到四區後，二月四日洲平各村羣衆代表百餘人，趕到仁義村，大家憤恨的要求洗雪幾十年來的仇恨，大人娃娃女人把趙恆忠兩兒子住的院子擠得滿滿的。憤農張存信首先跳起來控訴，他向趙恆忠質問「你報告紅軍把我和送往太原去，殺了我該怎麼辦呀？」張椿德的哥哥民國二十六年給趙恆忠當長工，當時有一股土匪到趙家搶劫要錢，趙恆忠虛說張椿德的哥哥是自己兒子，使土匪把他綁去，被土匪用刀扎死。張椿德在會上痛心的質問：「我哥是你害死的？」羣衆的控訴，從早一直進行到天黑，晚上，羣衆團結得像火，會又繼續開下去，鬥爭到黎明，鬥爭勝利結果，清算出一百四十八畝地，窯三十三孔，房子六間，糧食二十三石三斗，牛驢九頭，羊五十九隻，還有衣服被子二十多件。當趙懷珍聽到其家庭被清算鬥爭的消息後，立刻從三區趕回，在德鏡河碰見羣衆，氣勢兇兇追問：「誰參加了鬥爭？」羣衆理直氣壯的回答：「齊參加了。」又問：「誰們說了話？」「大家都說了話。」威脅不倒羣衆的趙懷珍，後來，又以區長身份（實際上是有油坊一座，百餘畝地，幾頭牛），領導鬥爭的區幹部和他有仇等無理由，向縣政府上告，縣長以事實不符給予勸說。趙懷珍思想上不接受，現分區領導將繼續予以批評教育。（芸）

陽曲某村羣衆反報復清算
索回被奪的鬥爭果實

（陽曲訊）某村羣衆與本村漢奸閻特堅決鬥爭。該村張長清兒子張大貝過去當偽村長，父子兩人依仗敵勢訛詐羣衆，前年日寇投降後，羣衆進行了反訛詐清算，該父子二人吐出土地三十多畝，及十餘石糧食，毛驢一頭。張大貝逃跑到閻區參加「復仇隊」，去冬閻軍侵佔我河口及該村後，張大貝回來當了閻匪自衛隊大隊部工作員，父子二人又強迫羣衆，在閻匪強迫召集的會上，大吹吼叫說：「我誰鬥你們誰是惡霸下這村在他的祖墳裏下葬打」。兩個村幹部被閻軍殺死，羣衆又被迫退出清算張長清得到的果實，羣衆在分得土地上生產下的糧食也又被劫父子兩人要去。今年二月四日我軍解放該村，張長清全家跟上閻軍逃走，全村羣衆在控訴大會上，發評了這個壞蛋，羣衆說：「他有閻錫山，我們有毛主席，不怕他，一定要和他鬥到底！」「他現在跑到太原，將來太原老百姓起來看他狗日往那裏跑！」羣衆當即拿了口袋，奔到張長清家去，把十餘石穀食，全部裝回，土地仍歸還民之手。其他地主奪回去的羣衆鬥爭果實，亦重新退給羣衆。（孤志文）

關中我軍四天四捷
殲滅蔣軍六百八十人
解放三原西北之鐵王鎮

（新華社陝北[illegible]二十八日電）西北人民解放軍關中部隊在十一日至十四日的四次勝利戰鬥中，共俘蔣軍新一旅二團二營營長劉廷俊、副營長曾德明及陝保四團、保七團中隊長以下五百四十餘名，斃傷其一百四十餘名，總繳輕機槍二十五挺、長短槍三百八十五支及彈藥三萬餘發。四次戰鬥中，曾襲入同官縣城西北五十餘里之耀縣城，解放三原西北三十里之鐵王鎮。

陽曲敵後某某等村青年
識破特務謠言
組織民兵反抗閻頑

（陽曲訊）凌井閻頑據點附近，某某等村青年已組織起民兵，保丁、護糧，圍困凌井。

這些村子青年曾在閻頑據點逼下編爲「復仇自衛隊」，隔一天到「治村」會操一次，並傳言要開走補充閻軍，這些青年們很恐慌，決定找我區區長，逃回我解放區來。但當時特務造謠說：「八路軍改換了政策，凡是敵區來的，一律就地正法，咱村維持過閻軍，你們又當過自衛隊，去吧！送命去吧。」這一下把青年們嚇住了，感到兩邊都沒活路，十三四個青年，白天黑夜鑽山溝，父母親親自送飯？白天黑夜放哨，不管頑閻或人民解放軍來，青年人一概拒絕。後來我某工作同志到了那裏，從親戚家裏了解其實情形，即向該村留下的幾個娃娃老漢，揭破了特務的謠言，我某工作同志先把他的外甥叫回來，青年人也瀝瀝地從山溝洞裏回來，接近我們，控訴閻軍要糧要丁的暴行，此時凌井閻軍包圍東房、小角子上等三四個小村抓去三四個青年的消息更驚動了他們，叫工作同志給他們想法子，有的說：「怎麼辦，跟上你們（指我工作同志）走吧！」有的說：「把家也搬上吧！」這時工作同志召集了一個會，指出只有鬥爭才有出路，散會後馬上有三個青年報名參加民兵，現民兵已擴大到××人，經常活躍在凌井附近。一次摸入黑由川寬龍據附近，起了閻軍附顆地雷。三月十日赴北馬川閻頑七百餘獲我七區念上、赤泥社、南北龍泉一帶時，該隊民兵掩護南北龍泉羣衆轉移，五槍引退了閻頑尖兵二十六人，使敵沒敢進村，羣衆毫無損失。（子秉哲）

河曲舊四區
朱匪橫行霸道
人民逃亡一半

（河曲訊）朱匪五美盤踞下的舊四區（黃河西）盜匪橫行，暗無天日。該區青壯年參半被抓走當兵，婦女或被逼爲「官老婆」，或落爲娼妓。朱匪所部強姦之事，更是司空見慣，桑塔溝村民張三天德的婆姨，遭頑匪班長王某興強姦後，張和婆姨出逃，王某又中途攔劫，張身中兩槍，婦仍逃脫，已成殘廢，該匪偶竟成怒，復將其妻一槍打死。李子溝侯海生的婆姨張三女，因拒抗頑匪長姦污，遂遭毒打，他男人怕惹出禍，張三女終給頑匪長霸佔。頑匪衣食，經層層剋扣，士兵無法吃穿，因而到處刁搶。朱匪更有計劃有組織的迫令他的士兵，常向沿河我區人民，偷渡搶劫。我七區郝泉村遭狼心狗肺竊，牲畜、雜物、衣服也都剝光，販賣，路過四十墩，給頑軍發見，跑來刁搶。又該區人民負擔苛重，無法生活，生存，約三千戶的六個一編村，去秋迄今已徵收了三次糧食，最近又要徵收第四次糧千大石，人民交不起，只好逃亡，全區三千戶已逃走半數，巴畲溝附有二十五戶，現在已剩下兩戶。人民中流行歌謠：「倫山樊貓胃淌白菜，抽窯捉鴉風客歌，老百姓想安生地，除非趕走朱五美，迎來八路軍來。」（王起照、樊云偉、王英俊）

河曲一區配合貸款工作
徹底幫助貧苦婦女鬧紡織

（河曲訊）一區區村幹部，在縣擴幹會上檢討了歷年來的紡織工作後，決定今後要徹底幫助貧苦婦女開展紡織，解決她們的穿衣困難，徹底翻身。並確定具體步驟：首先從消滅空白戶着手，對貧苦婦女的困難如棉花、工具、口糧、技術都儘量給予解決，把村裏從四四年剩下的七十六架快機和六架土機及二百四十五輛紡車，無代價的分給貧苦婦女；再由貸款中貸出六百四十斤棉花，有重心的貸給山上貧苦婦女；技術問題因貧苦婦女多半除不了家，決定抽調有技術婦女親自上門教授；口糧可由義倉和一部份貸款來解決。現幹部已分頭下鄉，以配合貸款工作進行。

過去發展紡織工作走了岔路 技術工具多落在富有者手中

按該區過去的紡織工作中，最嚴重的缺點，是在發展紡織的對象上，沒有貫徹了階級路線。四四年開始發展紡織，由於領導上追求形式和單純完成任務觀點，強要紡織戶貸給車子，供給棉花，但因貧苦婦女缺錢、賠不起時間，結果參加的多是富有的婦女；那年婉轉發展了六十二個紡織婦女，貧苦婦女只有十二個，其中不少由於無法解決生活問題，又中途退出。在這基礎上培養起來的紡織幹部，也大部是地主、富農成份。目前，全區掌握織布技術的有四百四十三人，但貧農只有一百二十八人學會織布；布機全區有二百七十九架，貧農掌握的只有八十九架（其中還有二十九架是行政村幹部的）。這種紡織工具和技術佔有的不平衡狀況，決定了貧苦婦女不可能在紡織上翻身，她們大部只能紡好綫子，讓富有者給織布。普通織一丈布，要賺一升米，吃虧很大；更窮困的只得攬着紡綫賺米。據南溝、大坡兩個行政村的統計，冬季沒棉衣出不了門的就有六十七人，兩個人換的穿一套的有三十戶，無鋪蓋的有一百三十五戶。經此次擴幹會檢討後，大家對今後工作有了明確的方向，並作了如上的決定。（高文斗）

歷年種棉 貧苦羣衆獲利極少

（又訊）一區幹部在縣擴幹會檢討幾年來種棉工作，由於扶助貧苦羣衆翻身的思想不明確，貧苦農民獲利遠少於地主富農。各村訂下種棉計劃後，幹部怕完不成任務，受上級批評，於是大量幫助了富有者種棉。如樓子營行政村六百八十七戶人家，六百七十七戶種棉三千四百五十三畝，每戶平均五畝一分，而六戶富農即種了一百四十七畝，每戶平均廿四畝五；最貧困的十一戶，因無地無錢，根本未種。大寨村劉天云幾年來都未種過棉花，自己種的六垧地，還過活不了，有時還得討吃，來維持一家六口人的生活。南溝村貧農王二，乃因想種三分棉田，向幹部要些籽子，都未給，結果三分地也未種成。但對富農情況就不一樣了，富農王三奎要種三畝棉地，幹部就給他訂了七畝；大峪富農邢海有六十畝平地，種了五十畝棉花，獲利頗大，幹部就寫稿表揚，公糧上又獎勵他。這些缺點經過嚴格的檢討，並認識到今年要幫助貧苦羣衆種上棉花，首先使他們獲得水、平地，並通過貸款解決其口糧、籽種、肥料等困難；對其顧慮歉收的心理，進行解釋，並保證萬一遇到災荒，政府一定想法補救。（趙學剛）

×　×

分給赤貧抗屬
興縣孫家莊村分到福餘牲口 羣衆討論，抗屬座談

（興縣訊）一區區幹部親自檢查給貧苦抗屬騰餘牲口情形：孫家莊行政村分到驢馬共兩頭，村公所接收後，即派民聯主任劉瑞同志到區領回，並召開幹部會議研究分發。全行政村有三十三家烈抗屬，逐戶比較後，比出四個自然村六家赤貧抗屬可分給，但不最後決定，下去自然村再經羣衆討論。王家溝自然村共有五家抗屬，先召開各種會議收集意見，後開抗屬座談會，讓抗屬討論誰應分。抗屬閻金多提議給貧苦抗屬楊奴捧，他說：「咱們這五家比較起來，數楊奴捧老漢困難了，他六十三歲，全家三口，老的老小的小，沒有勞力生產，分給他最合適，咱家雖然貧窮，咱勞力比他還強些。」抗屬都同意給楊奴捧分一股，和孫家莊兩戶抗屬共分了這條驢子。三家又商量好，將驢子賣了換成耕牛。王家坡自然村抗屬李末信等三家分到一匹馬，村主任張二奴很負責的和他們討論，結果決定將馬換成耕牛，他親自和抗屬進城去辦，自貼飯費趕了兩集，買到了一條好牛，買下牛沒錢納稅款，他又替借一萬三千多元，買回牛來抗屬都很高興。（邱維昇）

閻老漢送子參軍

（山陰訊）王家灣土地改革後，分得土地農民踴躍參軍。貧農閻潤喜老漢，家中六口人，只有二十畝賴地，常年攬工受苦。這次土地改革中分到好地二十五畝。他想：「分到土地還要靠自己保衛哩！」就自動動員他大兒閻不祥參軍。村中幹部屬他們家庭生活，自動捐穀四石，並討論幫助他們家庭生產。他們臨出發時高興的說：「村中還這樣照顧我們家庭困難，打不倒頑固軍永不回家！」（白玉峰、白峰、韓文魁）

解決了紡車困難 楊家山婦女學會紡綫

（靜樂訊）五家莊行政村屬楊家山，工作團同志開展紡織時，老鄉們說：「幾輩子也沒有見過紡綫車，咱們笨手笨腳的，可怎能學會呀？」同時又感到紡車、棉花的困難。此時工作團同志一面解釋紡織利大和不難學會，一面調查出該村有漢奸寄放的木板三十八塊，加以全部沒收後，由木匠給每戶農民割了一個紡車。婦女們情緒高起來了，有的發綫抓住自己要的獨見，要男人到城裏去換棉花，有的男人們背乾草或挑山藥蛋去換，每家最少換回五、六兩棉花來。廿多天的功夫，有廿五個婆姨學會了，其中八個每天能紡三、四兩，五個能紡頭等綫，其餘最低能紡三等綫。現在有好幾家見紡綫有利，要求再割一架車子，有些婆姨們高興的說：「將來還要學會織布。」工作團特別是女同志們與她們的關係很密切，幫助她們學會修紡車等。（賀專志、楊士俊、郭炳如）

地主李海斌詭計多端
竊騙群衆鬥爭果實

（方山訊）四五年方山大川解放後，周家溝地主李海斌即擔家眷一部，潛居馬坊，藉開店爲名，趁羣衆向地主清算，組織進行反奸清算，竊奪羣衆大批鬥爭果實。他藉馬坊惡霸武進奎欠他糧穀十餘石，向武某要去開設騾馬大店的房子六十餘間、碾櫃兩處、上好坪地五垧、播種好了的五畝白麻（不算地）、一垧半坪地的青苗穀子、三斗秋麥，另外買了坪地四垧。去年夏天馬坊羣衆向武某進行清算鬥爭時，李海斌竟與武勾結，瞞隱武的家產，雙方約定武家已把二垧之莊禾全部出賣給他；但當時幹部工作不深入，未揭穿其勾結陰謀，結果秋收時九萬元賬款、蔴一百斤、穀子六石、糜米二斗、黃豆三斗，讓李武二人各分了一半。收下的一千八百斤乾草、和六斗麻子，全數爲李託去。去冬馬坊糾正侵犯中農利益時，羣衆提出要李某退出竊奪的全部土地和房屋，回周家溝去住。但領導上以「地主的商業部份要少動」「李某不會種地，開店是他的出路」等理由，再三解釋，最後給留了店房半座、碾櫃一處、種菜坪地一垧。後李某仍爲非作歹，復行馬坊。最近縣農代會後，區村幹部思想明確了，把此問題在羣衆中展開討論，羣衆一致要李在羣衆面前承認錯誤，退出竊奪之全部房屋土地。後爲李某閉息逃回周家溝（李在該村有土地二十餘垧、毛驢一頭），此事尚未最後解決。（劉耀）

方山南村重新發動群衆
向任惡霸要地出氣

（方山訊）三區南村重新發動羣衆，向惡霸地主要地出氣，並再行合理分配鬥爭果實。該村去冬曾由分區教導隊工作團進行過土地改革，但因沒貫徹發動羣衆方針，只將七百餘畝土地（包括逆產四十二畝、社地四十二畝、戶地一百零七畝及地主邸川之土地），分給農民，羣衆覺悟未提高，封建統治沒打垮，惡霸地主任錦昌，在舊政權時無惡不作，敵佔期間勾結敵人，向日寇漢奸報告過幹部及羣衆，共曾有五人被捕，才花白洋千餘元將人贖回。去春羣衆要他償還血淚賬，他只承認賠償二百元，會後又要賴不往出拿，來發動羣衆鬥爭。他還乘機出賣土地三十二畝，欺騙羣衆（死契活作了假契）。工作團沒發現這些問題，也沒發動羣衆鬥爭，僅由任退出窰四孔、櫃一付作罷。在分配鬥爭果實中也不合理，強調「誰辯算減租，果實即歸誰」，幹部任祺一人即得到麥子小米等共合洋一千一百元、又分了水地二畝、平地一畝。富裕中農閻廷富，原有牛一頭、大車一輛、水地八畝、平地二十餘畝，又分到水地十五畝、白洋十五元、麥子二石、粗糧二石。許多貧苦農民卻沒得到土地，得到土地的對耕者有其田也不了解，農民白得旺說：「公家給一調劑，多少就多少，將來還不知道怎呀！」此次三區工作組到該村後，重新發動羣衆，揭破地主陰謀，羣衆在農會的大小會議上及羣衆大會上深入進行了耕者有其田的教育；然後召開了鬥爭地主惡霸大會。會上薛開喜首先控訴了奸霸任錦昌的罪惡，當他講到弟弟叫敵人的洋狗咬死又壞到枯井裏時，害得家破人亡的羣衆呼出復仇的「打」一聲，他哭的太傷心了，手也擡不起來。羣衆接連不斷的控訴中，惡霸任錦昌頭抗拒，更引起羣衆激憤，於是將他打了一頓。共清算出糧八石餘、水地七畝、平地十六畝、山地十八畝。勝利後，羣衆自動起來複查去年的果實分配，同時討論今年的果實如何分配。多分了果實的都斟酌情形退了出來。（全孝、中典、得勝、李康）

×　×

代縣土地改革中
地主留地太多
鬥爭果實未迅速分給貧苦農民 亦未抓緊解決生產困難

（新華社雁門二十五日電）代縣去冬迄今四個半月的土地改革工作，多數村莊存在不少問題：（一）大多數幹部階級觀點模糊，不從滿足貧苦農民的土地要求出發，而錯誤的強調照顧地主。三區馬站村，給地主每人留地五畝二分，兩倍於中農，貧農則只有一畝五分。經兩次復查後，地主每人仍有通產一石六斗的土垣，而貧農只有九斗。（二）未與組織領導羣衆生產相結合。在二區十里鋪、五區峨口、三區沿水、古城等地工作的幹部，急於完成任務，以爲分配了土地便萬事大吉，沒有組織羣衆生產；七里鋪等地羣衆雖得到一部份土地，但因未分得口糧、牲畜，很難恢復生產。（三）不少村莊沒有迅速把羣衆清算出來的果實分給羣衆。陽明堡五里村土地及其他清算果實，保管達四個月，被幹部每人貪污六斗；羣衆每人只分得五升。馬站村農會主任張永新，貪污衣物值二十萬元。對上述問題，縣領導機關目前已在各區先後召開會議，堅決糾正，並決定在下一期土地改革中，抽出幹部，選定中心村複查。（希晨）

范亭中學的同學 報名參軍參戰

（本報訊）范亭中學在最近幾日內掀起參軍參戰的熱潮，有二十八名同學自願參加六分區宣傳隊，李金虎、趙錦、段振基、趙良豐四位同學即要求直接編入部隊，到最前線與敵人拚命，爲愛國自衛戰爭。弓進存、于成林的同學抱病也要求到部隊中或宣傳隊去。此外還有二十六個年紀小的同學要到衛生學校學習看護，有十五個身體壯健的同學要到兵工廠做工。（羅州、羅卯龍）

讀者意見欄

防空常識要宣傳

近來蔣機擾亂地方，特務份子即趁機造謠，羣衆恐慌不安。我提議：（一）駐地機關幹部及地方工作幹部，應對羣衆宣傳普通的防空常識，解除羣衆畏懼心理。（二）大村可設警報鐘。（三）加緊組織羣衆春耕，不可因防空而影響生產。（竇登魁）

對臨市兩點建議

我對臨縣市有兩點建議：一爲防空。近日蔣機侵擾，但臨縣商店、攤販照常營業，十八日飛機來時，老百姓仍站在街上看，市府應很快的遷移集市，發出警報後，警察要維持秩序，防止特務搗亂；一爲防疫。市鎮因來往人員雜，應研究具體防疫辦法，號召羣衆實行。（楊卑）

興縣市不衛生

興市西關口老鄉沒有厠所，每早亂屙屎尿，北關、西關及河畔上的水井邊上，污水泥溝，有流入井內可能。東關紙坊附近公共水渠水溝，髒物污水混合，行路難以下足。我提議市府大家成立衛生委員會，動員黨政軍民大家動手，修理街道、水井、修厠所，進行大掃除，並製訂衛生公約，大家遵守。（楊吉月）

討還百年血債！

渤海商河十三村農民 合力摧毀封建堡壘

（新華社山東電）渤海商河縣埠巷區十三個村農民，合力摧毀封建堡壘——「五大院」，討還百年血債。王寨村王姓「五大院」，是統治埠巷區百年多的大惡霸，擁有土地四千餘畝，住房五百間，牲口四百頭，轎車三十餘輛，使用長工百餘，短工四百餘，丫環、婦女四、五十，並有護院武裝六十餘。清末民（國）初大歉年，地主王爾服開設當舖，以微少代價騙到農民大量財物後，將值錢的搶出，縱火將當舖燒光，成千成萬貧苦當戶哭天號地，王家卻歡慶這一發家妙策的成功，一氣添置土地二千餘畝。「五大院」除外縣有莊田二千五百餘畝外，本村尚有地一千五百畝，週圍十三個村四百餘家佃戶，平均每人租種不到一畝地，四六交租，支差撥工，受盡剝削奴役。王家代代出大官，「文魁第」、「都鄴府」是王家的歷史稱號。地主王鄴白，敵偽時期曾任淄川中日合辦鹽礦所所長。為了「改換風水」，王家更在西北角建起「歪映樓」，環村修立大水塘，塘邊修上「停雲樓」，院中立高樓十座，無代價動工達十餘萬。「五大院」共有四十餘支大煙槍，王家老爺太太少爺小姐都是吸煙者，王東富的兒子生下來就染上煙癮，每天不給他噴上幾口，就哭叫不停，王東富僱傭佃戶青年婦女替他拾棉花，反誣她們偷了花，強令幾十個婦女解開衣服，任其搜摸，最後無賴地說：「我是看看你們的皮肉白不白。」受害農民沒有一個不痛恨王家，但是敢怒不敢言。去年春天，到處進行減租減息，王家神通廣大，把租地變成佃當地，利用狗腿子出任村幹部，繼續統治農民，去年六天土地還家運動開展後，成千上萬的男女農民一致起來向「五大院」清算血債，除外縣莊田外，一千多畝地回到了農民手裏，用農民血汗築成的「歪映樓」「停雲樓」在農民憤怒下，加以拆毀，利用現成材料，建起自己嶄新的房屋。十三個村四百多戶佃農分得土地，變成自耕農民，二百餘戶中農分得果實，王寨村六十戶貧佃農上昇為中農。王家「五大院」共有一百五十口人，羣眾為照顧其生活，尚留給地三百六十畝，樓房一百間。

游擊戰火燃遍察南

大多數村莊民主政令貫徹無阻 蔣偽軍內部增漲着恐懼與不安

（新華社晉察冀廿八日電）察南蔚縣、涿鹿、懷安、陽原、天鎮、宣化、懷來七縣所屬一一一二個行政村中，目前有七四七個在民主政權控制之下，各種法令貫徹無阻，其餘二百餘個村，經常有地方武裝活動，各種工作正迅速恢復中。該區在游擊戰爭火海中，蔣偽軍兵力不足，捉襟見肘之弱點，更充分暴露。二月中，蔣偽軍集中兵力圍攻察蔚時，蔚縣等地十餘據點均被民兵游擊隊包圍，游擊戰爭之火，一直燒到城關。天鎮城游擊小隊在縣城附近堅持鬥爭，上月中殲滅偽蔣軍十一名，捉特務二十餘名，白小山戰鬥中，活捉天鎮偽保安分隊長高全等五名。蔣偽軍也透露着內部日益增漲的恐懼與不安，僅蔚縣七區，附月來即收容投誠之蔣軍二十二名，平綏線上偽保安隊，一個月逃亡達百餘名。

國旗插在岾山頂

三月一日早晨，鮮艷的國旗在岾山頂上迎風招展，這是戰鬥人民的旗幟。高出地面一千二百公尺的岾山與東面的獨羅山，遙遙相對，中間僅繞着平綏鐵路，東通萬全，西通懷安。駐守岾山頂的蔣記警察第十五總隊三大隊七中隊，以三十餘個碉堡地堡，兩道鹿砦，一道梅花樁，一道鐵絲網的強固工事，配以六零小砲、輕重機槍、國造式、卡賓、擲彈筒、步槍等旺盛的火力等，他們自豪地說：「岾山頂固若金湯。」但是人民軍隊的鬥志，沖破了這座金城湯池。解放軍某部四團三連接受了奪下岾山的任務後，即在準確的砲火掩護下，奮勇前進。四班副趙辛敏炸破了敵人的鹿砦，又把敵人的梅花樁炸得稀爛。三排副安茂正率領七班跟蹤躍進，佔領了兩個地堡。二班副于滋軍腿部中彈，血流如注，但他仍拔出國旗，以閃電的速度，把它插在最高的一個地堡上，同時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同志們衝呀！」由於于班副的感召，全連戰士在一片火海中，突然出現，據險頑抗的蔣軍，至此抑動着小白旗，繳械請降，一個中隊除死傷外，無一漏網。

定縣就俘蔣軍 八百餘人參加我軍

（新華社晉察冀二十六日電）所俘定縣戰役中放下武器之蔣軍士兵一八百餘人，一個半月身受解放區軍民寬厚待遇與教育，已於本月中旬參加我英勇的人民解放軍。

魯南邊緣區與蔣後新收復區 游擊戰衛護下搶耕搶種

（新華社山東電）魯南濱海等地邊沿區與蔣軍後方新收復區，在游擊戰爭有力的衛護下，緊張進行搶耕搶種。臨沂近郊二百餘村的武工隊與民兵，在高處瞭望敵人，由各村羣眾組織的八百餘犋耕牛，即一齊緊張勞作，無耕牛者，則五、六人合夥拉犂。自十二日開始，每天從早至晚，吆叫牛之聲到處可聞。某一百九十戶，有耕牛三十餘，三天耕地四百二十畝。李芝梅兄弟六人二十一畝春地，已全部耕完，預計該村春耕數日內即可全部完成。郯城、臨沂、東海等縣蔣軍後方新收復之一百二十餘村鎮中，聯鄉羣眾紛紛回家春耕，東海、沭西區某村羣眾緊隨人民地方武裝驅走「還鄉團」之後，立即回家整理農具，全村四十名婦女、二十四名兒童，全部參加變工勞動。臨（沂）郯（城）公路以南之蒼山（新縣）三區，實行南北聯防，民兵配合保田大隊，每天積極在邊沿區活動，打擊搶糧蔣軍，掩護全區四萬七千餘羣眾搶耕。

變民活躍蘇南

（新華社陝北二十七日電）蘇南民變武裝極為活躍。二月下旬某日，民變武裝一部與蔣「清剿」部隊激戰於丹陽北二十餘里之前艾劇附近，達十小時之久，國民黨南京城防部隊亦前往助戰，終因民變武裝戰術技巧靈活，獲得全勝，斃俘蔣軍分隊長以下數十餘人，繳輕機槍一挺，盒槍三支，步槍十一支。該部深入民間，備受廣大人民支持與擁護。

不消滅蔣胡軍決不回家 榆橫新區群眾熱烈參軍

（新華社陝北二十六日電）蔣軍侵犯邊區，已在榆（林）橫（山）新區羣眾中激起參軍熱潮。至三月初，僅榆川一縣即有八百名青年投入主力。王興莊王安富在土地改革中，收回了九十多年前被地主騙佔去的八垧地，他和兩個兄弟為了保衛土地，都爭相參軍，王安富當晚悄悄的去報了名。他妻子鼓勵丈夫在部隊裏要多殺敵，她在家努力紡織布。河盤三鄉劉連元，父親因為無力繳軍糧，被迫自殺。這次他堅決要求參加八路軍，報此不共戴天之仇。千百名新戰士在父母兄妹歡送中，均誓言：「不消滅蔣胡軍決不回家！」

人民力量急劇發展中 匈共黨員六十五萬 波共黨員四十萬

（新華社陝北二十六日電）據新近收到之「世界新聞與評論」雜誌載稱：波蘭與匈牙利共產黨的力量正在急劇發展中。匈共中央於去年九月布達佩斯舉行的第三屆代表大會上，宣佈匈共黨員已達六十五萬三千人，組織在四千八百五十六個黨的基本單位中。截至去年九月，波蘭工人黨「（即共產黨）」的黨員已達四十萬人，黨員成份中，百分之六十三點八為工人，百分之二十點二為農民，百分之九點四為知識份子。

美報評杜魯門建議 為粗暴的強權政治

（塔斯社紐約訊）威斯康星州麥迪遜城之「首府時報」刊載評論杜魯門演說之論文稱：「杜魯門干涉希土事務之建議，造成了具有歷史性的對美國傳統外交政策之叛離，及基本地改變了故羅斯福總統擬定的通過聯合國集體合作行動而爭取持久和平的政策。這是粗暴的強權政治。」該報指出此種為參院外委會主席范登堡所支持的強權政治，意味着廢棄聯合國於不顧，而後者之建立，就是為了處理類似希臘的嚴重情勢的。「首府時報」認為國會應否決杜魯門建議，希土問題應提交聯合國解決。「紐約郵報」專欄作家葛拉夫斯撰文稱：「我們正在以人類被破壞了的希望，來鋪平通達雅典的道路。」「紐約一世界電訊報」評論員斯托克斯稱：「美國現在正受到考驗，因為他沒有將問題提交由他領導創建的聯合國」；下午報評論員指出：美國國會一方面在國內使用自由企業作為口號，而另一方面卻要求控制希臘的經濟。

安理會希臘邊境糾紛調查團 完成希境調查工作

（各方報導）安理會希臘邊境糾紛調查團，已完成其在希境之調查工作，在廿五日，已抵達保京索非亞，預計停在此工作三日之久。在此間向安理會提出之最後報告，定下月中旬在日內瓦草成。據會見希臘人民軍指揮官馬爾科斯將軍之蘇聯代表蕭發告記者稱：「我特別為游擊隊的高度紀律，強有力的組織與建成目的之信心所感動。游擊隊控制了相當大的地區，這片地區沒有確切的邊疆，但游擊區是具有永久性和穩定的。在游擊隊控制的每一據村，已成立了調解委員會，他的職務是解決裝匪抗者之間，及對者之間所發生的一切糾紛。」當記者詢及安理會代表團與馬爾科斯將軍談話之內容時，賈氏答稱：這已記錄在長達二百三十八頁之文件中，要於其特殊重要性，該文件將譯成英俄法諸國文字，並提交安理會代表團。

四外長會議復會

莫洛托夫力主 阿爾巴尼亞參加製訂和約

（莫斯科訊）外長會議在休會兩日之後，於二十五日下午六時復會，由莫洛托夫主席，討論者為對德外長助理關於準備德國和約的程序及賠償問題的報告。當討論德和約之程序時，莫洛托夫極力主張阿爾巴尼亞為參加製訂和約的十八個國之一。他答覆馬歇爾對阿國之指責稱：阿爾巴尼亞曾於對德戰爭中盡重要之力量。貝文主張伊朗應被邀參加，莫洛托夫表示同意。蘇聯外長維辛斯基要求在日前通知意政府，對意大利之要求在對德和約草擬中有權提出意見一點，表示同意。當討論及對德和會之召集問題時，馬歇爾及貝文均主張中國應為和會邀請國之一，蘇聯代表態度尚不悉。馬歇爾又在會上提出對德和約之三問題計劃書，主張凡參戰之大小國家，均應被請參加和會。馬歇爾又主張「接受和約者為德國人民，並非任何德國官吏。」莫洛托夫加以駁斥，莫氏稱：蘇代表團主張對德和約應經德國政府簽字。當討論賠償問題時，馬歇爾稱：美國至今自德所得之賠償為二億七千五百萬元，並否認曾得任何黃金。二十五日，聯絡委員會、對外長助理會以及各專門小組委會等，亦在分別集議中。又、二十五日，馬歇爾與比道爾、莫洛托夫、貝文，均往蘇聯大歌劇院，觀「羅米歐與朱利葉」一劇的演出，觀席上飾有蘇英美法的國旗。有觀眾均向四外長致熱烈歡呼。

爪哇荷軍背信進攻

（塔斯社海牙訊）頃據來自印尼之最後消息稱：荷軍繼續執行佔領爪哇的計劃，荷軍於最近之停戰協議後，集中於泗水一帶，兩日前，突然發動廣泛的進攻。荷軍佔領了重要城市與印尼共和國鐵路聯接點泗水以南六十公里之摩約加多。

真理報評稱 英美資本家圖使德國經濟隸屬於其利益

（塔斯社訊）真理報觀察家馬利寧頃著文稱：范西塔特（按：范西塔特係英國的德國問題專家，保守黨人）新的喧囂，暴露了英美某些方面關於德國問題的立場與范西塔特的德國「經濟計劃」，其本質上就是一個東西：第一，德國得被剝奪發展其出口貿易的可能性；第二，放棄履行波茨坦會議所通過的賠償計劃。此種形式的「經濟計劃」，只是出自一個目標，即使德國經濟隸屬於英美資本的利益。論及目前德國西部之形勢時，馬利寧寫道：許多事實使人相信，英美佔領當局的政策，在於使德國平時工業維持極低之水平，或者實際上使它凍結，同時又在於拒絕以一切必要之措施，實現完全摧毀德國工業的戰爭潛在力。不久以前，英美佔領當局停止了拆卸作為支付賠償之用的裝備，因而波茨坦會議的最重要決議，已被實際上撰棄。此後，英美佔領當局在賠償方面，即採取了單方面的行動，其規模且在增長中。在此種背景之下，某些英美人士關於德國工業水平的策略與關於賠償問題的策略的瓜葛，就顯而易見了。英美佔領當局人工的將德國西部佔領區的工業壓低於極低水平，從而製造根據，謂德國無力支付賠償，合理要求的前提。在德國的英美資本家們，至少在兩方面是極端活躍的：一、他們正在迅速的掌握以前之德國市場；二、他們已全部接管了德國出入口貿易的一切經營權。值得注意的，是英國並不以奪取德國資本之地位為滿足，美國正在進行一個反對英國在德國之經濟地位的堅固攻勢，英美佔領區的合併，即意味着美國已收「一石兩鳥」的結果。

薛國書的回憶

谷遷記

我是臨縣招賢鎮南面南滿村人，在供社會裏我受過的窩憤苦楚，十天也說不完。

我爹弟兄好幾個，講共只有十畝地，分家的時候，我們只分到三升黑豆五斤米，全家人當時大哭了一場。沒辦法我爹跑去下窯掏炭，做了幾個月工，到臘月三十日回家來，只賺下二斗米，一家人偷偷地過了個年。

第二年正月又沒辦法了，租了本村地主二十來畝賴地做莊禾，父子們使盡力氣，作務了一年，連天陰下雨也不敢耽誤，不敢休息，扶其打下點糧食，地主就狠心要走三石多租子，一家人眼看着辛辛苦苦打下的糧了，都給地主裝走了，又氣的哭了一場。

那年冬天，又說好和一家地主夥種了九畝地，人家是叫我先給担一冬天水，那年我才十歲，每天早早起來就去井上担水，冷的要命，担到地主門上，人家的門還關得緊緊的，咱又不敢吼叫，冷得不行，就提手跺腳，跑來跑去，直等到人家開了門，把水担進去。

人家的水甕高，我個子小，手短又沒勁，倒不上去，倒在地下一些水，自己氣的哭了，地主卻開口罵：「真是瞎了眼啦！地下也成了泉子啦！」任憑人家怎地價罵，咱也不敢吭聲，只好含着兩眼淚走回去。

記得十二歲的那年，收夏挖麥子，熱的渾身淌水，口裏渴得要命，我把麥子在地主院裏要口水喝，你瞧人家地主家女人全地價：她拿了個洗臉沙盆舀了一些冷水，放在院裏，放下眉眼說：「喝去吧！」我心裏氣難受透了，地主把窮人氣不當人看待。

九畝地種了幾年，作務好了，地主卻把地奪去了，提起這件事，我就想起：「蝎子尾巴地主心」這句話，一點不錯。

後來又租了地主崔漢威三十一畝荒地，又費了九牛二虎的力氣，先挖窯，後開地，然後又上上糞，頭一年長的不好，地主說：「明年還是你們作去吧！」作了二年，崔漢威當了漢奸，有一天把我父親叫到石門崗，說多要租子，如不給，人家就要送到敵據點裏去，我爹祗好應承下給了人家。

十七歲那年，我到方山峪口攬工，那一年不到五個月，就打短工，掏鎖十有一種規矩，「管吃不管住」，我受了一天，祗好住在廟裏，廟裏陰森森地，半夜熱起我被醒來，睜開眼看看，身子旁面立的兇青面獠牙的「神像」，又冷又怕，當時想到祗有死路一條……第二天我就跑到離峪口十里地的一個村子去打短工。

天黑夜，我跑到溝道上撈糞的地方，突然跑出一個狼來，我怕的爬在樹上蹲了半夜，！！後來和另一個主家的長工慣了，他才把我留在他家裏住。

以後在方山車道坡攬下個受苦地方，兩家地主合佣我一個長工，他們夥餵着一條牛，我跟牛一搭一天價輪，他們兩家都把苦重的營生和零碎活給我做哩，到了誰家，也先得担水、淘糞！……吃的盡是稀的。我和牛一樣，有時還不如牛，因為牛還是人家掏錢買下的呢。

七月天打麻時，四畝麻漚了一大池子，下雨天我在地裏做活，天晴地主叫我撈麻，撈上一天，上面淋，下面泡，[illegible]去，掌櫃的氣得跟狼說：「看那傢伙，你死了也值你的命嗎了」從小到大，我受盡了地主的狗氣。

四四年，我和幹部們接近，懂下了共產黨八路軍是人民的救星，我就加入了秘密民兵參加對敵鬥爭，我參加了好幾次炸路，有一次被炸傷了腳。四五年我又被選爲農會幹事，發動和幫助群眾翻身，發動他們出門爭了高滿堂，叫他家出一千元賠償他殺害了三個人的兇手。如今我有了十九畝地，有吃有穿，這都是八路軍共產黨給的呀！以後我還要更加油學習，給人民更多做些事。

惡霸馮孟發的罪惡

劉舒昌

區第地主馮孟發、
家住石樓柳樹溝、
國頑軍在時當閭長、
橫行霸道欺百姓。
編組佃了雙份地，
伸糧只納一份糧，
全村好地都霸佔。
祁下劉應元種莊禾，
劉應元辛辛苦苦打下糧，
馮孟發不想給他分一顆，
報告應元是需丁，
抓去當了「常備兵」，
糧食不給分一顆，
應元女人餓肚皮。

× × ×

溫德勝，種一畝荒，
逼他出了三斗糧。

× × ×

鐵鎖獻的石六穀，
借口犯法都扣住。

× × ×

老鄉年過「栽」一兒，
抓去當了「常備兵」（註）

× × ×

村裏來了兩個閻頑兵，
準備投賊八路軍，
狼心狗肺馮孟發，
密報打死得了實。

× × ×

主自生女人被霸佔，
散沒污辱三個年。

× × ×

黑子家，更苦情，
強迫和女人離了婚，
把女人送給閻頑軍，
抓走黑子當常兵。

× × ×

許春柔冬天穿不上衣，
還得給他打夜麥，
天氣冷的打不成，
拳打足踢趕出村。

× × ×

馮二鎖下一塊好白布，
他就逼住要分布，
打了五百手板子，
好布被了他自己納。

× × ×

馮孟發，沒人心，
抓狠見兒去當兵，
家產財物他獨吞。
他的罪惡裝不完，
外號叫他「巡山虎」。
如今逃走閻頑軍，
共產黨幫咱窮人大翻身，
鋤倒溝打倒了「巡山虎」，
窮苦人從此有了活路。

（註：「栽」是變活的意思，栽一兒，即攤派別人的兒當己子。）

復仇繳槍

張森、振遠

收復開始的炮聲，傳到了突擊丁村人們的耳中，復仇的火焰把每個人的心都燃着了。「走吧！收拾那些賊娃子去！」二十多個人，拿起鐵鍬、鐝頭的，提起棒的。當年們被閻匪殘害的，恨不得一步就到敵人跟前，舊恨新仇的怒火燒在敵人頭上。幾個四五十歲的老漢，也緊追着前去：「咱不管了！他吃咱們的白面羊肉，咱們要他的人肉。」一個白頭報仇，拼我肚子氣去！」

仇恨是劊子手閻錫山搶掠逼下造成的：

去年五月十三日那天，閻頑軍第一次搶了丁村，村民返回家時，早都走時再變的家院，一切都變了樣！家裏院裏的炕洞，也掏了一個，那裏一個，破布氈爛，撕扯的一地，衣被丟了，容甕擺東倒西歪，到處撒的是糧食，容甕子也摔在地下……這情景，氣的老實人心，全村人都哭喊起來了！

從五月到年底，閻頑的罪惡遭了八次，把全村三百多隻羊，五頭牛，五十多大石糧食，家家的衣被……都搶光。全村三十來戶人家，白天沒吃沒穿，晚上沒鋪沒蓋。在最後幾回，連鍋、甕、火柱、鏵、碗、傢具都搶走了。還有三個窮年也在這些劊子手下慘死了，如今這血海深仇，幾年烙在每個人的心上。

就在閻頑如此血腥，瘋狂搶掠下，這村的人民，也從未屈服過，他們不給敵人送食，不給敵人送一斤兒情報，他們用堅壁清野的辦法，和敵人作了頑強的鬥爭，堅持鬥爭了數月之久。

復仇的人群，路上遇到又一村的民兵，了幾個年輕人，大家氣壯了。

敵人被我軍打的四處逃竄，有一夥敵人，往山上跑來，想從何條路逃跑。另一個山頭的民兵，向敵人打了幾槍。丁村人們也立即拿棒，石條支起，利用地形，向敵人瞄準，機下達，攻擊。行政村幹部王××一陣，×一場當先領着兩個青年，飛快的衝往山下，對敵人喊起來：「繳槍吧！四面都是八路軍，跑不了，八路軍優待俘虜，你們回家去！」官不許士兵們繳械，可是頭軍士兵，早已慌成一團，摸不清山上有多少八路。幾顆手榴彈從山頭扔下去，強烈的爆炸聲嚇壞了敵人，接着山上山下一片喊繳槍！一個排長乖乖地帶着十二個人，把七支步槍，一挺機槍放下了。手榴彈又向其他不繳槍的敵兵打下去，在敵人隊裏開了花，三個敵人被炸死。其餘的丟槍棄彈四散逃命了。人們跑下去時，一個人驚喜的呼喊：「一個匆忙的逃長被閻官叫他們打死了！」人們都興奮的笑着，收拾着勝利品。

復仇的人群，凱旋歸來了，戰鬥從上午開始，一直到黃昏，下午行政村幹部王××的嗓子也喊啞了，然而沒有一個人感到疲乏。二十個人走時是拿的棍棒，而現在卻掛着三挺機槍，十七枝步槍，一枝手槍，十百餘個手榴彈、十二顆擲彈、和九個槍榴彈……福發牙彈的皮子彈袋，也帶在腰裏。「不要害怕，保險一文錢，一根毛，也不動你們的！」人們安慰着俘虜，並告訴他們八路軍的寬大政策。

一九四七、三、一六

地主的「朝天猴」

（翻身小故事）

霍鑑

交城縣上村地主鄭三，人稱「三財主」，他和他姪子輪流在舊社會當了數十年村長，橫行霸道，欺壓剝削窮苦大眾，誰都不敢說一句話。他把給他當過長工的劉二拉（貧農）和他劃成一樣的等級（特等），出的負款比他還多，但誰也不敢提出反對。

他叔伯補還到村對面有一塊窯頭地，硬說是對他不吉利，怕傷了龍，就僱了個石匠，鑿了個「朝天猴」（右劉子一朝），面朝他家，安排的時候，一面拎住「朝天猴」的嘴，一面掛了石，中間拉了一條紅繩（意思是要咬倒別人，與旺自己，這是迷信，也是地主榨取人民的思想），村裏人早都恨得他厲害。

去年土地改革中，群眾起來清算了這個惡霸地主。當場就有很多人，憤憤不平的把他的那個「朝天猴」打得稀巴爛，又拖到山溝裏了。

立場不穩就要受地主的害

（五寨幹部訓練班討論會記錄——張成富同志發言）

趙晉齡記

五寨幹部訓練班經過十多天的回憶訴苦運動，許多同志對於地主階級剝削農民和陰謀破壞革命工作的罪行，有了更清楚的認識。下面是保德小祖窯家岸農會秘書張成富同志的發言：

羅家岸有個惡霸，叫羅換子，常常在村裏破壞我們的工作。民國三十年上，村幹部和群眾商量了一個牲畜合作社，因爲他有點文化，就讓他當了合作社副主任，借一下他有了實權，就參上大家的股本銀錢，販買牲畜，有一次，他從代家溝買回四十多隻羊，做了一個時期，準備出賣，羅換子這傢伙就住容公，從他自己餵的羊群裏挑出兩隻小羊羔，偷偷的拉到合作社的羊群裏，偷換了兩隻最大的，羔不幾天，羅換子怕人揭發他，就把那兩隻大羊賣給石峯。這兩隻大羊的價錢，可以買到羅換子的八隻小羊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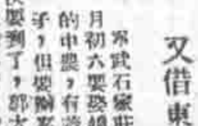
把買了羊的九千多元錢，買了一個毀乾的老毛驢，在他家裏餵着，麥收後就說是合作社的，其實這頭驢是給私人使喚；吃肥了驢，野路野，驢是羅家人的，使喚都由他。他又赶扣著料不多餵，總了三個月，結果毛驢一天天瘦下來，結果他又提議賣掉了三千五百元，合作社白白賠了六千元。三番五次的日鬼，把這個合作社也關門了。這些貪污欺騙的事實，到如今沒有得到清算。

後來我們又搞了一個紡織合作社，開了一個織布鋪，又從大陸溝村僱了一個織布工人。當時我們思想糊塗麻痺，沒有接受前次合作社的經驗，又因為村裏會沒人會記賬，又叫羅換子當了紡織合作社的會計，織布工人又在他家吃飯，兩個人就摛在一起，摛合作社的鬼，羅換子把合作社的帳目重新改過一番，他用護條把稱桿上塗了一個小窟窿，把提繩移動了，日鬼的十兩就算一斤，他用這桿往出支棉花，一斤就短六兩，又用大桿往回收，這樣一裏一外，不知剝削了多少，紡織合作社又垮臺了，到如今賬目也算不清。羅換子的父親，在舊政權當過七年村長，貪污了十四石糧食，政權成立以後，緊象要他們倒，他弟弟二十了應出兩石，他應出十二石，他當時就拉攏我包庇他，對我說：「讓我家甚二牵上三石吧，老張，你說怎麼了，何必哩！」那兩天他忙着請村主任、生產組長、村代表、鎖七等子等都吃了羅宴、妙餅子，後來把我也請到場了。大家有立場，就說合的叫二羅子出了三石。還有一次羅換子無故給我送來了些肉，我就很奇怪，第二天叫我老婆又給他原份送回去了。

從前，我也糊糊塗塗地，知道羅家這傢伙不是好人，可是沒了解這些鬼點易的陰謀，就是無窮不鎖，經過這十多天學習討論，我才開清楚了。

張成富同志發言後，引起很多同志對地主鬥爭的警惕，窰莊村幹部張非子說：「搖頭我我大來季訓練時，我村的一家地主弟兄倆跑到我家裏說：「你家弟兄兩個都走了，家裏莊禾怎辦呀！……看你們忙的成夜不睡覺，弄得眉眼也黃了，我啥呢？……」我當時還覺得人家是眞我哩，原來人家是想拉我的後腿哩！」

又借東西又接纖



寨武石家莊村郭太平的兒子，二月初六要娶媳婦，他家雖然是翻身的中農，有窯六孔，平常也和三個明子，但要辦喜事卻有很多困難。眼看好日子快要到了，窮急的不行。我們看到這種情形就答應一樣，借給他三萬元農幣和二斗小米，並在結親那天供給他驢口。老郭感激的不知說什麼才好哩！物資困難解決了，可是他家還沒人去接親（作大客），我們的會計劉世坤同志就給他作大客，接親那天，劉世坤同志騎着驢，手一提一道迎着，老鄉們看見都笑嘻嘻的說：「八路軍眞像一家人。」又借東西又接親，眞是一家人。

（一區通訊員王積富）